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德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3)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3)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德…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8.1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茵梦湖	史托姆 (1)
舉妹子	海泽 (36)
驼背弗里德曼先生	托马斯·曼 (58)
沉重的时刻	托马斯·曼 (86)
大旋风	黑塞 (96)

茵梦湖

史托姆

老人

一个晚秋的下午，有一位服装整齐的老人慢慢地沿街走来。他好像是散步后回家似的，他的旧式的扣鞋已经盖满了灰尘。他腋下夹着他的金头的长手杖；他一双暗黑的眼睛里仿佛还藏着他整个失去的青春，它们同他雪白的头发恰恰成了显著的对照。他用这对眼睛安静地看看四周，又望着他面前那个躺在黄昏的芳香中的城市。他有点像是外乡人；因为过路的人中间只有寥寥几个同他打招呼，虽然有些人不由得要看看这一对严肃的眼睛。最后他在一所人字形屋顶的房屋门前站住了，他又看了看城市，才走进了门廊。门铃响了响，房里对着门廊的窥视窗的绿窗帷拉开了，窗后现出一个老妇人的脸。这男人用手杖向她招呼。“还没有点灯！”他带一点南方的口音说，管家妇又把窗帷放了下来。老人走过宽敞的门廊，然后穿过一间靠墙立着几个放磁瓶的橡木柜的宽大屋子；他又走过对面的门，进了一条窄小的过道，这里有一道窄的楼梯通到后屋的楼上。他慢慢地走上楼梯，开了上面的一道房门，走进一间宽大的屋子里去。这里又安适、又幽静；一面墙差不多全被书橱遮盖了；另一墙壁

上挂着人物和风景的图片；一张铺着绿桌布的桌子上凌乱地摊开了几本书，桌子前面放着一把笨重的靠背椅，椅上摆着红天鹅绒坐垫。——老人把帽子和手杖放到角落里，便在靠背椅上坐下来，他两手交叉着，仿佛在享受散步后的休息。他这样坐着的时候，天渐渐地黑了；后来一线月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射到壁上挂的画上面，那一道亮光慢慢地向前移动，他的眼光也不知不觉地跟随着。现在亮光移到了一张嵌在朴素的黑镜框里的小照片。“伊利莎白！”老人轻轻唤了声；他刚刚吐出这个字，时间就变了；他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了。

孩子们

不久一个小女孩的秀美的身子到他面前来了。她名叫伊利莎白，大约有5岁的光景；他的年纪大她一倍。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小红绸巾，这使她的一对褐色眼睛显得更加好看。

“来因哈德！”她叫道：“我们放假了，放假了！今天一天不去上学，明天也不去。”

来因哈德连忙把他胳膊下挟的演算板放到门背后，两个孩子从屋里跑进花园，又穿过园门到外面草地上去。这意外的放假真是来得太凑巧了。来因哈德得到伊利莎白帮忙已经在这里用草皮盖了一所房屋；他们打算夏天晚上住在这里面；可是还少一条长凳。现在他立刻动手做起来；钉子、锤子和必需的木板都准备好了的。这时伊利莎白便到沟边去采集环形的野葵子，用围裙兜着；她想拿它们给自己做项链和项圈；等到来因哈德敲弯了好些钉子终于把凳子做好以后，

回到太阳光下面来时，她已经走得远远地，到草地的另一端去了。

“伊利莎白！”他唤道，“伊利莎白！”她立刻来了，她的卷发一路飞舞着。“来，”他说，“我们的房子好了。你也很热；进来，我们要坐坐新凳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两个孩子便走了进去，在新凳子上坐下来。伊利莎白从围裙里拿出她那些小环儿，把它们一一穿在长线上；来因哈德便讲道：“从前有3个纺纱的女人

“啊，”伊利莎白说，“这个我记得烂熟了。你不该老是讲同样的一个故事。”

现在来因哈德只好把3个纺纱女人的故事抛开，另外讲一个给扔在狮子洞里的不幸的人的故事。

“现在是夜里了。”他说，“你知道吗？非常黑暗，狮子也睡觉了。可是它们在睡梦中时而打起呵欠来；又伸出它们的红舌头；那个人吓得打哆嗦，他以为天亮了。他四周忽然现出一道亮光，他抬起头来看，他面前站着一位天使，天使对他招手，随后一直走进山岩里去了。

伊利莎白注意地听着。“天使？”她说，“他有翅膀吗？”

“这只是故事里这么说，”来因哈德答道，“其实并没有天使。”

“呵，呸，来因哈德！”她说，注意地望着他的脸。可是她看见他皱着眉头在看她，她不觉疑惑地问他道：“那么为什么她们老是讲起这个呢？母亲同婶婶，还有学堂里也是这样讲的。”

“这我就知道了。”他答道。

“可是你，”伊利莎白说，“那么狮子也是没有的吗？”

“狮子？有没有狮子！印度就有；在那儿那些拜偶像的教士把它们套在车子前头；用它们拖车走过沙漠。等我长大了，我自个儿也要上那儿去。那儿比我们这儿漂亮几千倍；那儿没有冬天。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要去吗？”

“是啊，”伊利莎白说，“不过母亲也得一块儿去，你的母亲也去。”

“不，”来因哈德说，“她们那个时候太老了；她们不会跟我们一块儿去。”

“可是我不可以一个人去。”

“你应该可以的，你那个时候真的会做了我的妻子了，那个时候你不用听别人的话了。”

“可是我母亲要哭的。”

“我们真的要回来的，”来因哈德急躁地说，“你爽快地讲出来吧：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块儿旅行？不然我就一个人去；那么我就永远不回来了。”

这个小姑娘差不多要哭了。“请你不要做这样的凶相，”她说，“我真的愿意跟你一块儿到印度去。”

来因哈德带着万分高兴的样子捏住她的两手，把她拉出来到草地上。“到印度去，到印度去！”他唱道，便拉着她一块儿转起圈子来，她的红绸巾也从脖子上飘落了。可是他突然放开她的手，认真地说：“这件事不会成功的，你没有勇气。”

“伊利莎白！来因哈德！”有人在花园门口唤道。“这儿！这儿！”两个孩子回答着，便手牵手地跑向屋里去了。

林中

两个孩子就这样地一块儿生活下去；他常常觉得她太沉静，她也常常觉得他太激烈，可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分开，差不多凡是空闲的时候他们都在一块儿玩，冬天在他们母亲的窄小的屋子里，夏天在树林和田野里。有一次伊利莎白在来因哈德面前挨了教师的骂。来因哈德便生气地拿石板在桌子上碰，想把那个人的怒气引到自己的身上。并没有人理他。可是来因哈德就不再注意地听地理课了；他却作了一首长诗；在诗里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小鹰，把教师比作一只灰色的老鸦，伊利莎白是一只白鸽；小鹰发誓等他的翅膀一旦长成，马上就向灰色老鸦报仇。这个年轻诗人眼里含着泪水；他非常自豪。他回到家里便弄到一本羊皮纸封面的本子，里面有不少的空白页。在开头的几页上他工整地抄下他的第一首诗。这以后不久他便到另一个学校上学去了；在那儿他在那些和他同龄的少年中间结交了好些新朋友，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跟伊利莎白的交往。他把他从前对她讲过并且不只讲过一遍的故事，选择了一些她最喜欢的抄下来；在抄写的时候他常常想把自己的思想编一些进去；可是他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总没有能够做到。因此他便照他所听到的那样的内容老老实实在地写下来。后来他把他抄写好的活页拿给伊利莎白，伊利莎白小心地将它们放在她的小首饰匣的抽屉里面；要是间或在傍晚伊利莎白当着他把他抄写的本子里的这些故事读给她母亲听，这就使他愉快满意了。

7年过去了。来因哈德为了他自己的深造应该离开这个

城市。伊利莎白简直不能够想到来因哈德走后她怎样过日子。有一天他对她说他会照常给她抄写故事，附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寄给她，不过她得写信告诉他，她是不是喜欢它们，她听了这番话，心里非常高兴。行期近了；可是在这以前羊皮纸封面的本子里又添了许多首诗。这些诗渐渐加多，差不多占了一半的空白页，虽然伊利莎白唤起了写成这本册子和大部分诗歌的灵感，但是唯独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是在6月里；来因哈德第二天便要动身。这时大家还想在一块儿再玩一天。因此他们组织了一次到附近树林里去的较大的野餐会。起先到树林入口那一段需要一小时的路程大家坐车；然后他们把装食物的篮子拿下来，再步行前去。他们首先得穿过一个松树林；那里又凉，又阴暗，地上到处都是细的松针。走了半点钟之后他们出了黑暗的松林，又走进一个新鲜的山毛榉树林；这里的一切都是明亮的、碧绿的，有时一道日光穿过多叶的树枝射进来，一只小松鼠在他们头上树枝间跳来跳去。在一块空地上，古老的山毛榉树梢交织成一顶透明的叶华盖，众人便停下来在这里休息。伊利莎白的母亲打开了一只篮子，一位老先生来做伙食管理员。“你们这些小鸟儿，大家都来围住我！”他唤道：“你们留心听着我要对你们讲的话。每个人拿两块光光的面包做早饭；黄油留在家里没有带出来，配面包的东西要各人有得吃。不灵活的人就只好吃光面包；生活里到处都是这样。你们懂了我的话吗？”

“懂了！”年轻人大声答道。

“听着，”老人又说，“我还没有说完呢。我们老年人这一辈子也奔波够了；所以我们留在家里，就是说在这儿这几

棵大树下面，削土豆皮，生火，安排开饭，到12点钟还要煮鸡蛋。为了这个你们得分一半的草莓，给我们做餐后果品。现在你们快去吧，往东往西都好，要老老实实啊！”

年轻人做出各种各样顽皮的表情。“站住！”老人又喊道，“我想，用不着对你们说，空手回来的人也不必拿出什么来；可是你们得好好记住，我们老年人也没有东西给他。那么你们今天就会得到不少好的教训了；要是你们找到了草莓回来，你们今天就算是幸运了。”

年轻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便一对一对地跑进树林找草莓去了。

“来，伊利莎白，”来因哈德说，“我知道长莓子的地方，你不会吃光面包的。”

伊利莎白扎紧她草帽的绿带子，把帽子挂在胳膊上。“走吧，”她说，“篮子准备好了。”

于是他们走进了树林，越走越深；他们走进潮湿的、浓密的树荫里，四周非常静，只有在他们头上天空中看不见的地方，响起了鹰叫声；以后又是稠密的荆棘挡住了路，荆棘是这样地稠密，因此来因哈德不得不走在前面去开一条小路，他这儿折断一根树枝，那儿牵开一条蔓藤。可是不多久他听见伊利莎白在后面唤他的名字。他转过身去。“来因哈德！”她叫道，“等一下，来因哈德！”他看不见她；后来他看见了她在稍远的地方同一些矮树挣扎；她那秀美的小头刚刚露在凤尾草的顶上。他便走回去，把她从乱草杂树丛中领出来，到一块空旷的地方，那里正有一些蓝蝴蝶在寂寞的林花丛中展翅飞舞。来因哈德把她冒热气的小脸上润湿的头发揩干；然后他要给她戴上草帽，她却不肯；可是他一再要

求，她终于同意了。

“可是你的草莓在哪儿呢？”她停了步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末了问道。

“它们本来在这儿，”他说，“可是癞蛤蟆比我们先来了，不然就是貂鼠，或者多半是妖精。”

“是呀，”伊利莎白说，“叶子还在；不过你不要在这儿讲起妖精的话。你过来，我还不觉得一点儿疲倦；我们再往前去找吧。”

他们前面是一条小河，过了小河又是树林。来因哈德把伊利莎白抱起来走过去了。不到一会儿他们又从浓密的树荫里走到林中空旷的地方。“这儿应该有莓子了，”女孩说，“气味香得很。”

他们走过阳光照着的地方去寻找，可是他们一点也找不到。“不，这是石南的气味。”

遍地都是覆盆子和冬青；石南和短草相间地盖满了林中的空地，空气里弥漫着深郁的石南香。“这儿静得很，”伊利莎白说，“别的人都在哪儿呢？”

来因哈德并没有往回走的意思。“等等吧；风从哪儿来的？”他说，向空中举起他的一只手。可是并没有风来。

“不要响，”伊利莎白说，“我好像听见他们在讲话。向那边再唤一声吧。”

来因哈德把手做了个空筒罩在嘴上唤着：“到这儿来！”“这儿！”有了应声。

“他们回答了！”伊利莎白叫道，她拍起手来。

“不，这不是，这只是回声哩。”

伊利莎白抓住来因哈德的手。“我害怕！”她说。

“不，”来因哈德说，“你不应该害怕。这儿很不错。你在这儿草间荫凉处坐下吧，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找到别的人。”

伊利莎白在一棵枝叶悬垂的山毛榉下面坐下来，留心地向四面倾听；来因哈德坐在离她几步远的一个树桩上，默默地望着她。太阳正在他们的头上；现在是中午的炎热了；一群金光灿烂的、钢青色的小小的苍蝇动着翅膀在空中飞舞；她的四周有一种轻微的嚤嚤嗡嗡的声音，有时还可以听见树林深处啄木鸟的剥啄声和别的林鸟的叫唤。

“听，”伊利莎白说，“钟响了。”

“在哪儿？”来因哈德问道。

“我们后面。你听见吗？是正午了。”

“那么城市就在我们后面了；倘使我们朝这个方向一直走过去，我们就会找到别人的。”

他们便动身回去了；他们不再去寻找草莓，因为伊利莎白疲乏了。后来同伴们的笑声从树丛中送过来，不久他们便看见一幅白布亮晃晃地铺在地上，这就是餐桌，上面放着大堆的草莓。那位老先生的钮孔里扣着一条餐巾，他继续对年轻人作他的道德的训话，一面起劲地切一块熏肉。

“落后的人来了。”那些年轻人看见来因哈德同伊利莎白穿过树丛走来，便大声说。

“这儿！”老先生唤道，“把手帕和帽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现在把你们找到的给我们看看。”

“只有饥同渴！”来因哈德说。

“倘使就只有这一点的话，”老年人答道，他端起那只装满了的盆子，给他们看，“那么你们也只好把它留着。你们

知道规定的办法；偷懒的人没有东西吃。”不过后来经过大家劝说，他也答应分给他们一点，现在是开饭的时候了，同时画眉鸟在杜松丛中唱起歌来。

那一天便这样地过去了。——来因哈德毕竟找着了一样东西，虽然这并不是草莓，可是它也是在树林里生长的。他回到家中便在他那个旧的羊皮纸封面的本子里写下来：

山坡上，
风静止，
树枝低垂，
下面坐着女孩子。

她坐在百里香丛中，
她坐在芬芳里；
一群营营的青蝇，
带着闪光在空中飞舞。

林子里非常静，
她向四周探望，眼光十分灵活；
在她那褐色卷发上，
闪动着太阳的光辉。

杜鹃在远处笑了，
我心里忽然想起：
她有一对金色的眼睛，
像那林间仙女的那样。

这样看来她不仅是一个受他保护的人；她还是他的青春

时期中一切可爱的和神奇的事物的象征了。

孩子站在路旁

圣诞夜快到了。来因哈德和别的几个大学生在市政厅地下室里围了一张橡木桌子坐着，那时还只是下午。墙上的灯已点了起来；因为在这儿下面已经黑暗了；可是只有寥寥几个客人，伙计们都闲散地靠在墙柱上。在这间圆顶屋的角落里坐着一个提琴师和一个有着秀丽的吉卜赛人容貌的弹八弦琴的姑娘；他们把乐器放在膝上，没精打采地望着前面。

在大学生们的那一桌上香槟酒的瓶塞打开了。“喝吧，我的波希米亚人！”一个阔公子模样的年轻人说，把满满的一杯酒递给她。

“我不要喝。”她说，连动也不动一下。

“那么唱吧！”阔公子嚷道，他掷了一个银币到她的怀里，姑娘伸手慢慢地掠她的黑发，提琴师在她的耳边低声讲了几句话。她却仰起头，把下巴支在八弦琴上面。“我不为此个唱。”她说。

来因哈德手里拿着酒杯跳起来，站到她面前去。

“你要做什么？”她傲慢地问道。

“看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跟你有什么相干？”

来因哈德两眼发亮地朝她的脸望下来。“我知道它们是假的！”她用手掌托着腮，仔细地打量着他。来因哈德把杯子举到嘴边。“祝你有一对漂亮的、害人的眼睛！”他

说，便把酒喝了。

她笑起来，动了动头。

“给我！”她说，一双黑黑的眼睛盯住他的两眼，一面喝干了杯中的残酒。然后她拔起弦来，深情地低声唱道：

今天，只有今天

我还是这样美好

明天，啊明天

一切都完了！

只有在这一刻

你还是我的

死，啊死，

留给我的只有孤寂。

提琴师快速地弹到终曲的时候，一个新客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我去找过你。”他说，“你已经出去了，可是有人给你送圣诞节礼物来过了。”

“圣诞节礼物？”来因哈德说，“它再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了。”

“喂，真的来了！你满屋子都是圣诞树同棕色姜汁饼的香味。”

来因哈德放下手里的酒杯，拿起帽子来。

“你要做什么？”少女问道。

“我就要回来的。”

她蹙了蹙前额。“不要去！”她轻轻唤道，并且亲密地望着他。

来因哈德犹豫起来。“我不能够。”他说。

她笑着用脚尖踢了他一下。“去吧！”她说，“你这个不中用的；你们大家全不中用。”等她转过身去，来因哈德慢慢地走上了地下室的阶梯。

外面街上天已经完全暗了；他觉得清冷的冬天空气向着他的灼热的前额扑来。从好些窗户里射出来点燃了蜡烛的圣诞树的灿烂光辉，那些屋子里一阵一阵地送出小笛子和洋铁皮喇叭的声音，里面还夹杂着孩子们的欢乐的喧哗。一群群的讨饭的孩子从这家走到那家或者爬上台阶的栏杆，想从窗户偷看一眼他们享受不到的豪华情景。有时候一扇门忽然打开了，接着一阵叱骂声把整群这样的小客人从光亮的房屋赶到黑暗的巷子里去；在另一个人家里门廊里正唱着一首古老的圣诞歌，歌声中听得出清脆的少女的声音。来因哈德没有去听这歌声，他匆匆地走了过去，从一条街又走进另一条街。他走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天色差不多黑尽了；他连忙跑上楼梯，进了他的屋子。一股甜香迎面扑来；这使他想起了家乡，这仿佛是在家里过圣诞节的时候母亲那间小屋子的气味。他用颤抖的手点燃了灯；桌上有一个大的包裹，他把包裹打开，棕色的节饼从里面落了出来；有几块饼上有着他的名字的简写字母，是用糖涂上去的；这只有伊利莎白会做。其次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小包，里面是一些绣得很精致的衬衣、手帕和袖口，最后是他母亲和伊利莎白写给他的信。来因哈德先把伊利莎白的信拆开，伊利莎白这样写着：

这些美丽的糖字可以告诉你是谁帮忙做好饼子的；给你绣袖口的也就是这个人。在我们这儿今年的圣诞节一定是冷清清的；我母亲总是到9点半钟就早把纺车放到角落里去了；今年冬天你不在这儿，真是寂寞得很。